

中国现代名作家名著珍藏本

名群主编 巴金

灵异小说

LINGYI XIAOSHUO

许地山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87029

I 242.7
19

00044

中国现代名作家名著珍藏本
名誉主编 巴金

许地山
灵异小说

宋益乔 选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张贺琴

封面设计：陆震伟

插图：魏志善

许地山 灵异小说

宋益乔 选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375 插页 5 字数 11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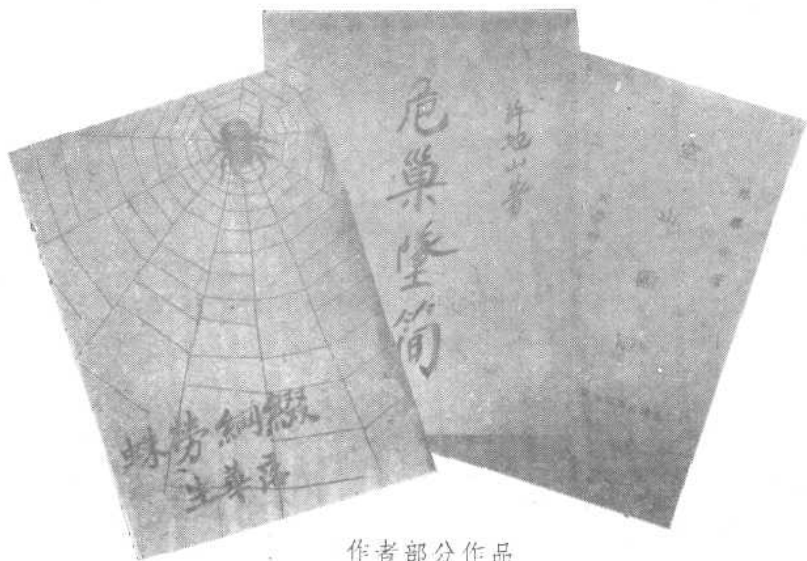
1994年 5月第 1版 1996年 3月第 4次印刷

印数 16,001—20,0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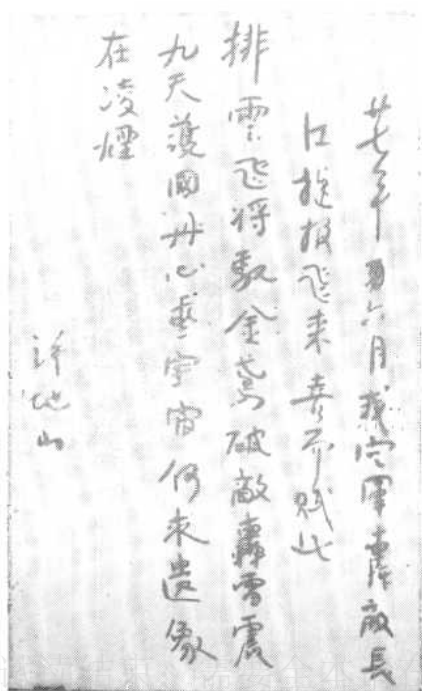
ISBN 7-5321-1169-5/I·887 定价：10.00元



作者像



作者部分作品



作者手迹

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出版说明

一、为了弘扬民族文化，为了给读者提供现代文学的精华，特出“中国现代名作家名著珍藏本”丛书。

二、本丛书以某一作家某一方面特色的作品为角度，进行编选，选入其最优秀的作品。原则上是一个作家一本，有的也可以几个角度编选几本。

三、本丛书先出版短篇小说集，每本书请国内对该作家有研究的研究者编选并撰写“序言”。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1年6月

序

宋益乔

灵异二字,包含了两层意思。灵,主要地属于主体——创作者本人——范畴,是指作者个人的主观艺术追求,指作者观察认识人生社会的独特角度、方式,指作者的个性、禀赋、气质自然投入进作品时形成的精神特征、艺术魅力,指在创作时诸多方面(比如作品的取材、命意、表现方式等)都可能相同但仍可使读者一读即可感受到明显差别的那种东西;异,更多地属于客体——作品——的范畴,是指作品一经形成便立即凝固、确定了的存在形态,指作品在题材、构思、表现方式、语言等方面的独特风貌,指脱离创作者后作品在形式上的范型化。

应该说,每一个作家的创作都存在以上所说的情况:分

属创作者主观和作品客观两方面的独到特征。《红楼梦》作为客观存在的艺术作品，现在已成为一种范型，以致引起那么多人群起效尤，纷纷大作《红楼后梦》、《红楼补梦》、《红楼梦补》等；但另一方面，作为曹雪芹的《红楼梦》，又处处向读者展示着作家个人那不可取代不容混淆的个性特征，不管后来者模仿得多么像，人们还是一眼即能感受到其中的明显差异，高明如高鹗，续作可谓天衣无缝，颇得原作者神韵，但读者还是很轻易地就从中读出了与曹雪芹的不同精神境界，不同主观特性。

都有，并不是都很棒。每个作家都或显或隐、或明或暗、或清楚或模糊地在创作中展现出仅属于自己的那种个性风采，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得到成功，都可以得到读者的认可。一般而言，只有那些真正地富有艺术创造精神、真正在人类精神的未知领域里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艺术探索的艺术家，最后才会获得被广泛接受的荣誉。

拈出“灵异”二字，来概括五四时期即以落华生笔名享誉文坛的许地山的小说艺术，或许有其片面性，但无疑是捕捉到了许地山艺术创作的精髓。进入许地山的小说世界，人们往往恍如置身于一奇异瑰丽的幻境，却又历历分明，不会流于旧小说的荒诞诡怪。也就是说：灵非诞，异也不是怪。早期创作的《缀网劳蛛》，女主人公尚洁身为基督教徒，又生活于南洋那幽邃、旖旎的自然环境中，使人读后产生迷离恍惚之感自不足怪。就是三十年代写的名篇《春桃》，那种来自作

家自身的精神特质、那种独出心裁的艺术构思、特别是作家那种在作品里隐藏得很深的对人生的独特认知，又何尝不令读者拍案称奇。不错，《春桃》的确热情歌颂了下层人民的“美好品德”，但却又怎能一个“美好品德”了得。这里分明埋藏着只属于许地山个人的那种对复杂社会人生的独特思考。很多研究者早就注意到许地山小说创作的独异之处，多喜欢以一个“奇”字来概括，说他“取材新奇，情节离奇，想象奇特，形成了他的作品的独特的浪漫主义风格”（王文英、朱立元《略论许地山的创作》）。所谓奇，与我们此处更加切近明了的“灵异”二字，实际包含了许多相同的内容。

谈及许地山小说艺术中的主观因素特征，最引人注目的突出之处，当是他观察认识社会人生的独特视点和切入方式。这位台湾籍作家，幼年时家境优裕，父亲进士出身，在台湾做官。但甲午战争之后，却遭到了丧家亡国之痛。从此，转徙内地，足迹所至，遍及南国，后为生活所迫，还在佛教之邦的缅甸生活过两年。毫无疑问，这种经历对他日后北上燕京大学读书以至最终从事新文学运动是有一定影响的（自然，任何人不管是思想还是事业选择都不会是单方面因素所决定的，而只能是一种“综合作用”的结果）。与同时代人相比，在艺术创作中，许地山对人生选择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切入点。姑无论鲁迅及创造社诸君子，就是和同属文学研究会、在性格气质上也有相近之处的叶绍钧、王统照、冰心等相比，许地山的艺术追求也是迥异其趣的。叶、王、冰等之

间，不消说也是各有各的个性、各有各的追求，小说风格判然分明。但在一段时间里，他们的小说创作毕竟在一个共同问题上一度相近。无论是叶绍钧的《这也是一个人》、《苦菜》、《校长》等，还是王统照的《沉思》、《湖畔儿语》、或冰心的《斯人独憔悴》、《超人》、《庄鸿的姊姊》、《去国》、《两个家庭》等。他们共同地把目光集中到了生活中存在的无数社会“问题”上。是那个由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造成的无数人间罪恶、苦难、不公等“问题”，搅扰了艺术家的良知，使他们再也不能保持沉默，而要用自己手中的一枝笔，淋漓尽致的揭示“问题”，把一切罪恶和苦难，把那怵目惊心的人间悲剧公诸全社会。即令明知不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要替被辗压在罪恶的社会车轮之下的无数悲惨生灵抒出一腔冤气。正是有鉴于此，后人才把他们创作的这样一批小说不加区别地一概称之为“问题小说”。

处于同一“生态环境”里的许地山，对现实存在的诸般“问题”，自然也不会视而不见。但他在这里似乎采取了一种更超越的态度。他深深懂得，在这个令人诅咒的人类社会里，一切不平等、不公正及由此而来的苦难、血泪、罪恶都是注定不可避免的。悲剧之可悲不在于是悲剧，而在于悲剧存在的必然性、命定性。因此，照他看来，把人间悲剧展开给人看并不太重要，怎样对待悲剧、适应悲剧，在不可避免的悲剧面前怎样生活下去才是重要的。叶绍钧、冰心、王统照，还有庐隐等，一般都是从社会政治、伦理的视角看问题，表现

出人道主义者的火热心肠；而许地山，则更多地是从哲学意义上考虑问题，表现的是哲学家的求真和宗教家的向善意向。他在早期提出的一个人生哲学观点是尽人皆知的：“我像蜘蛛，命运就是我的网。蜘蛛把一切有毒无毒的昆虫吃入肚里，回头把网组织起来。他第一次放出来的游丝，不晓得要被风吹到多么远；可是等到粘着别的东西的时候，它的网便成了……他不晓得那网什么时候会破，和怎样破法。一旦破了，他还暂时安安然然地藏起来；等有机会再结一个好的……人和他的命运，又何尝不是这样？所有的网都是自己组织得来，或完或缺，只能听其自然罢了。”这话出自《缀网劳蛛》中的主人公之口。实际上，从早期塑造的人物惜官（《商人妇》）、关怀（《黄昏后》）、云姑（《枯杨生花》），到后期的玉官（《玉官》）、麟趾（《女儿心》）、东野先生（《东野先生》）等，所遵循的莫不是这样一种“蜘蛛”哲学：苦难既不可避免，那就既来之则安之，即令是看来活不下去时，也不但不能死，还要“留着这条命往前瞧瞧我的命运到底是怎样的。”在《春桃》里，似乎宿命色彩不再那么浓重，积极成份更多了一些，但如细加体察，仍不难从中发现“蜘蛛”哲学的影子。

在一般人眼里，许地山所表现的命题本来就有点“玄”，由于他是个基督教徒，对佛、道两教也很倾心，因而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赋予作品以浓厚的宗教精神和情绪。这样，就使他的小说“灵”的特征越发明显起来。他的作品有的具有明显的宗教背景，如《命命鸟》、《缀网劳蛛》、《玉官》；他笔下的

人物或者就是教徒(如惜官、尚洁、玉官等),或者具有强烈的宗教倾向(如敏明、关怀、东野先生、麟趾等)。当人们打开他的作品,走进他的小说世界,与他笔下的人物共同着悲欢的时候,本来被尘世生活弄得疲惫不堪而又充满困惑莫知所从的那颗心灵,或许会产生终于找到了归宿之感。天啊!在重重苦难面前,我到底该怎么办?当你这样大声疾呼的时候,宁静的基督教徒尚洁会告诉你:“我们都是从渺茫中来,在渺茫中住,望渺茫中去。若是怕在这条云封雾锁的生命路程里走动,莫如止住你的脚步;若是你有漫游的兴趣,纵然前途和四周的光景暧昧,不能使你赏心快意,你也是要走的。横竖是往前走,顾虑什么?”如果你嫌这样的答案太笼统、太抽象、经义味太重,那么,泼辣要强而又特富献身精神的春桃,则用自己的实践行为为你树立了一个很好的表率:这个世界本没道理可讲,什么美丑、善恶、尊卑、上下,什么文明、道德、仁义、廉耻,一切都是人们自己制造出来的,一切都充满了虚伪、欺诈,一切都是谎言、欺骗,一切都不必去管它,也不要太多地顾虑和计较,你只消按照你自己的信念和意志生活下去得了!

这样看来,许地山的小说与时代生活不是离得太远了吗?是的,他的确没有像同时代作家那样,和当时的“运动”、“斗争”紧紧联系在一起。但是,世界是广大的,人生也是广大的,假如你不把自己的视线拘执于某固定的一隅,在许地山那别有会心充满智慧的小说里,会同样获得许多有益的

启示。我一向认为，衡量一个作家，不应以（或者说不应主要以）现实功利为标准，而要看他在文学创作这一人类最富有精神探险色彩的活动里，提供了多少具有独创意义的贡献。沈从文三十年代概论许地山散文的一段话，对他的小说创作也是合适的：“在中国，以异教特殊民族生活，作为创作基本，以佛经中邃智明辨笔墨，显示散文的美与光，色香中不缺少诗，落华生为最本质的使散文发展到一个和谐的境界的作者之一……这调和，所指的是把基督教的爱欲，佛教的明慧，近代文明与古旧情绪，糅合在一处，毫不牵强地融成一片。作者的风格是由此显示特异而存在的。”

与上述“灵”的一面一样，许地山小说另一面“异”的特征，同样是很突出的。或者说，正是因为“灵”，才形成了“异”。

许多人都会注意到，许地山塑造的人物总是具有不同于一般的独特风貌。为创作的立意所决定，即使在叙述惨遭凌辱的小人物的经历时，他也不像叶绍钧的《这也是一个人》那样，全力刻画人物命运之可悲，而着重写出人物在悲惨遭遇中的精神状态。更多的情况是，在政治、经济地位上，他的人物并不属于值得同情悲悯的社会最底层，像尚洁、关怀等，倒是都拥有相当的资产。问题在于他们的“命运”。是冥冥中深不可测的“命运”，使他们成为遭人同情的悲剧人物。但不管他们的具体遭遇如何可悲，在精神上却又永远是富足的。你简直搞不清楚，在其所处的人生悲剧中，他们到

底是强者还是弱者？是胜利的一方还是失败的一方？像尚洁，遭丈夫嫉妒、误会，进而被刺伤、逐出家门。就实际情形看，尚洁是被迫害的弱者，失败者，而她那下作的丈夫是强者，胜利者。但再看尚洁在事件中所表现的精神力量及故事的最后结局，又不能不说尚洁始终是强大的，最后的胜利也是属于她的。在她那精神光环的感召下，不是连她那疯子一样的丈夫最后都慑服了吗？较之同时代的作品，许地山小说的人物之“异”，显而易见。

在五四时代崛起的那一代作家中，若论编织故事的技术，恐无出许地山之右者。情节曲折幽渺、构思奇诡深邃、绵邈奇兀、变幻无穷，在基本表现方式上，构成了许地山小说的一大特点。从《命命鸟》开头的一对男女青年相悦相恋，人们一定会以为要读到一个哀感顽艳的爱情故事，决不会想到心情平静地携手走进缘漪湖以证实他们就是另一个世界的“命命鸟”，竟就是故事的结局。《枯杨生花》写一对有情人青年时代劳燕分飞，河山阻隔，但到了暮年却又“枯杨生花”，享受到爱情的幸福。这样的构思立意不但让读者感到新奇，同时也会进一步丰富对复杂人生及个体生命的感知。三十年代，随着新小说创作的不断发展，日臻成熟，许地山小说在不断吸取西方小说创作经验的同时，其得力于明清话本小说长于叙事状物、故事性强的特点也愈发鲜明。无论是为了成全女儿抢劫路人财物而后又发现遭抢劫误杀的就是自己女儿的《归途》，还是历尽万难寻找父亲但在最后一

瞬间却失火烧死了有可能是父亲的《女儿心》，那种“传奇性”“志异味”都那么历历分明。但这里不可误会，讲故事决不是许地山的目的。他从“话本小说”那里继承的，只是一种于他有用也极有效的艺术手段。利用这种手段极妍尽致地写出他对社会人生的复杂微妙感受，才是他的最终目的。于是，我们看到，在“罗曼蒂克”之风大盛、“革命加恋爱”创作公式流行的年代，出现了许地山一枝独秀、堪称传世佳作的《春桃》，而后，还写出了被郁达夫誉为在“英美小说界也不可多得”的《铁鱼底鳃》。那么，作为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春桃是怎么走到我们面前的呢？是经历了一种离奇的遭遇，是在“一个女人两个男人”那种离奇的关系中，被我们认识并立即深深喜爱上的。同样，痴诚得有些迂呆的科学家雷先生造出了“铁鱼的鳃”，后来又抱着自己的科学发明沉入水底，其间的曲折离奇也是一言难尽、不可胜数的。在这里，许地山小说的内涵是极其饱满的，而这种内涵的饱满正得力于其构思之“异”、情节故事之“异”。

另外，喜欢以南洋一带奇丽幻美的地方风光作人物活动的背景，叙事方式别具一格，语言瑰丽清新、富有文采，也都大大增强了许地山小说的新异性。

编这个集子，我得以有机会重新思索了一些过去曾思索过很长时间的问题（但如果不是邢庆祥先生盛情约我编辑此书，我是不大可能再回到已离开很久的“许地山研究”上的了）。毋庸置疑，在现代小说家中，许地山是一位个性突

出、风格独具的作家。很长时间内，我苦于无法像前人以“沉郁”概括杜甫、以“飘逸”概括李白一样，也能够对许地山的小说作出一个比较准确的艺术概括。如今重温他的作品，那种灵气斐然而又异彩纷呈的艺术风采一如初读时一样，依然使我受到强烈的艺术震撼。既灵透，充满智慧；又奇异，若真若幻。这就是许地山！这就是把许地山同别人截然划清之处的地方！在一个瞬间，我忽然茅塞顿开，如有所悟：如要最省简地说明许地山的小说艺术特色，还有什么比“灵异”二字更为妥帖呢？于是，我不禁为之欣然自得。但在进入具体的编选过程中，我又面临着不得不忍痛割爱的困难。限于字数，不少够水平的篇目只好舍弃了。像本文中一再提到的《女儿心》、《东野先生》、与《玉官》，便都因其篇幅太长，而失去了入选的资格。聊可自慰的是，入选本集的十一篇作品篇篇都是顶尖之作，可以经得住最不留情面的挑剔和推敲。这一点，敢请读者诸君放心。

1993年4月16日

聊城师范学院三号楼寓

灵
异
小
说

目 录

宋益乔

序

命命鸟	1
商人妇	22
黄昏后	41
缀网劳蛛	56
枯杨生花	79
在费总理底客厅里	101
三博士	113
归途	124
解放者	136
春桃	151
铁鱼底鳃	176